北海道函馆市深堀町。1972年2月17日，在一对年轻夫妇和3岁的女儿、小狗、小鸭子生活着的古木做的公寓里，第二个女孩出生了。

「怀着希望而降生」

带着这样的愿望而为这个女孩取名为「有希」的祖父，就在那天永远地埋进了白雪覆盖

的坟墓里。

有希出生时是早产儿，所以不得不放在保育箱里接受照顾。这个家里唯一一个连牛奶也喝不得，看起来很难长大而让父母十分担心的女儿，最后还是从这样一个小不点开始慢慢长大了。这个刚出生的小孩在认得爸爸妈妈了以后，就只会紧紧跟在父母的身后，时不时还会害怕得到处乱窜。

从懂事之后开始就喜欢画画和唱歌的有希，每晚临睡前都会讨母亲哼歌哄她入睡。于是那时在做公车引导员的亮子，会为女儿哼歌直到她安然入睡。但是，哼歌归哼歌，女儿却完全不肯睡，还「再来一次、再来一次」地让母亲哼了同一首歌不知多少次。不久后弟弟出生了，母亲不能再只照顾有希一个人了，于是母亲的歌声便成了有希十分珍重之物。

弟弟民教出生不久，一家便搬到了一个沿海的小镇上。因为祖父的过世，祖母变得孤寡一人，一家人和祖母住在一间屋子里有点太过拥挤了。

函馆市汤浜町。新的家正对着国道，背面则绵延着因为秀丽的海岸线而著称的大森浜。虽然立着禁止游泳的牌子，一到夏天一家人便会到海边游泳。平时对孩子们管教很严格的阿猛，也只在这些时候会教孩子们游泳。有希对海风、海水、洞里挖出的蚯蚓等等都十分喜欢且好奇。

到了夜晚，从家里的阳台能够看见海角传来的灯光。如果是晴天的话，还能看见远处捕乌贼船上闪烁的船火。

「今天有很多捕乌贼的船呢」

「嗯」

在穿着浴衣喝着似乎很好喝的啤酒的爸爸身边喝果汁，这成了有希无上的乐趣。

「有希, 有希！」

听到在厨房的母亲的怒吼，有希合上了正在看的书，慌慌张张地去看时钟。

（完了，忘了洗米啊）

有希急急忙忙地打开厨房的门，一块抹布便向着脸上飞了过来。

「要我说多少遍才明白啊！在妈妈回来之前只要把米洗好就可以了……」

没等把话听完，有希便开始洗米了。脑海里还浮现着直到刚才还在看的书里的内容。

「妈妈，那个啊……」

刚一开口便停住了。现在说这种事情怎么想也只会火上浇油。默默地洗完米后，有希便开始准备味噌汤了。

因为父母都要工作，在磯谷家里孩子们就得帮忙准备做饭。洗碗、洗米，到准备味噌汤的一切都得预先准备好，之后妈妈再回来做菜。这些事情本身是绝不令人讨厌的，但有希的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不知为何会作白日梦去了，最后搞到连时间都忘了。

吃完饭后，有希战战兢兢地向妈妈开口了。

「我想买一样东西……」

那是一套普通的衬衫和裙子。

从小时候开始，有希穿的都是姐姐穿过的、妈妈亲手缝制的衣服。

虽说有两份收入，但一家五口单靠这样生活还是不太宽裕，也因此亮子为自己能做衣服感到欢喜。但是，上了小学之后的有希，开始发现自己所穿的衣服和别的学生有些不同。

上课的时候，大家都穿着运动装和裙子，只有自己穿是妈妈缝制的灯心绒连衣裤。体育课的时候，大家都穿白色的运动裤、白色的袜子，但只有自己穿的是红色的紧身运动装和带横纹的及膝长袜。

「那个叫磯谷的，真是古怪啊」

被同学这么一说，有希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。

「我想和大家一起玩」

听到有希这么坦率地说，妈妈说

「和大家一模一样有什么好的呢？」

听到这么直接的话有希却糊涂了。无论怎么回答都怪怪的。因为觉得好所以就好嘛。除此之外什么也说不出了。

一阵沉默过后，妈妈接着说

「和大家一样的话岂不是很没意思吗」

亮子这样说，虽然只是脑中闪出的一个理由，但也是真心的话。穿着自己做的衣服会更加的可爱而且有一股奇妙的自信。但是，这句话却对有希的将来带来了巨大的影响。

（和大家一样的话就没意思了）

这句话在有希的脑中挥之不去，说不定有希就是这么认为的。

第二天，有希跑着出了家门。和别的小孩不同的穿着，不知为何令她感到得意洋洋。

「早上好」

「早上好」

打着精神十足的招呼，“自己是和别人不同的”这样的想法正开始在幼小的有希心中悄悄萌芽。